

鄭光昭編

抗戰叢刊第二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鄭光昭編

抗戰叢刊第二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

(35636-3B)

抗戰叢刊第二輯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鄭光昭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分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館

漢口重慶南昌安慶
成都西安開封金華
廣州梧州昆明福州
香港汕頭貴陽廈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朱賓文)

導言

我們這次抗戰，將士用命，勇敢犧牲，不必多說。其中尤以空軍將士，技術高超，奮身殺敵，最是難得。

我國積弱，無可諱言，海防洞開，海軍力量幾等於零，敵艦可隨時進襲我沿海沿江各口岸；而敵人侵略行爲，永無止境，我們至此，還怎能談到什麼抵抗？

九一八與一二八之役，我們所受教訓更深，已知空言抗敵及不充分的抗戰，都無補於實際。於是蔣委員長看清這點，就努力經營國防，擴充空軍，尤以後者，最令國人感動。因爲現代空軍科學的進展，已使空軍成爲最重要的兵器及兵種之一。「無空防即無國防」已成定論。一小隊優秀的轟炸機，可以擊沉體大如山的海軍主力艦，一架偵察機，可增加許多步兵作戰的便利，而驅逐機的防守陣地，要塞及城市的力量，更是偉大。所以上年蔣委員長五十歲生日，國內外同胞，集資購機，將近

百架，獻爲壽禮，而蔣委員長卽以此機全數轉贈於國家。轟轟烈烈的一幕，猶在眼前，由此可見國人對於空軍的珍視。

在杭州及洛陽等地，都設有非常完備的航空學校，由蔣委員長親任總校長，選拔全國最優秀的青年，灌輸精密的學識技術和主義的思想，訓練成爲新中國的空軍幹部。一方面在全國各要地，開闢飛機場，作爲空軍的根據地。今年正月份的英國軍事雜誌曾舉中國的空軍爲新中國的「寵兒」。

果然在八一三全國抗戰之幕揭開後，我們忠勇的空軍，真的無負蔣委員長及國人們的期望，那種一鳴驚人的成績，實在無人不讚嘆！關於這種驚人成績的表現，在全中國的每人心中，都能引起尊敬的心理，所以不能讓其湮沒的。

因此編者也收集各種材料，編成了這一輯以「空戰及空軍勇士」爲中心的小冊子，以供獻讀者。不過我們空軍作戰還是第一次，這方面的所記述描寫的作品，當然有嫌不充足及不純熟之處，而且我們的軍事當局，并不如敵人的過事宣傳，再加上個人的搜集力量薄弱，在這本小冊子

上所得的材料，與實況對比起來，當然亦是不及萬一了！

可是編者編輯的方法，不妨略作報告，以求讀者的指教。便是編輯這本小冊子時，仍採用第一輯的編輯方法：先在各日報及雜誌上選擇這方面幾篇最可徵信及生動的特寫，稍行增刪，並加以小標題及標點；再在每總題目後作一題要，最後更就性質相類的數篇排列一起。例如關於空戰的幾篇，排在最先，依次再排列空襲與空防的幾篇，殉國烈士的幾篇，受傷及建功的勇士幾篇，敵俘及敵機損害的兩篇。至於篇首的「我怎樣炸出雲艦」一篇，是飛將軍的自述，文筆生動，材料豐富，所以特別排在最前。而「炸長門艦」一篇，因是最近發生的空軍戰績，也是最轟烈的一幕，所以列為壓軸。

最後，編者特向本小冊子執筆的諸君致謝意，並向全體忠勇的空軍致最大的敬禮。

編者 二六二，六於上海

目次

我怎樣炸出雲艦·····	一
空戰前奏·····	一三
重陽空戰記·····	一八
高資空戰·····	二二
太原三次空戰記·····	二五
空之威·····	二八
奇偉的夜襲·····	三一
九一八夜的空襲·····	三三
飛炸塘沽記·····	三六

首都空襲中的形形色色·····	四三
中國空軍威力底一瞥·····	四六
南京的防空設備·····	五〇
南京在空襲下·····	五三
目擊日機襲京·····	五七
悼同學閻海文·····	五九
陳盛馨氏血戰記·····	六三
李傳謀之殤·····	六八
殉國之戴廣進·····	七一
高謨的一生·····	七七
記高志航·····	八二
祝鴻信訪問記·····	八四

陳其光訪問記·····	八七
記范光華君·····	九一
李成榮訪問記·····	九三
巧施計謀·····	九六
陽明堡的敵機·····	九八
松浦久夫訪問記·····	一〇〇
敵空軍損失調查·····	一〇五
炸長門艦·····	一〇八

抗戰叢刊第二輯

我怎樣炸出雲艦

題解：

出雲艦是敵海軍第三艦隊的旗艦，滬戰開始時，即由該艦指揮海陸軍作戰。而我空軍於八一三的翌日就來轟炸該艦，曾震動於全世界現在我們在此讀到身參

其役的作戰報告，覺得格外親切而感奮。

時·機·到·來·之·前·一·夜·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，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，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，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，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。在這一忽間，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，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，我像是已經昇飛了，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

身。這時，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；我敢承認，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。

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，因為歷史的關係，對於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。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，卻是在「一分隊」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。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△隊了。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，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，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「機對機」的搭當過，即是我們長官，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。

於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，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。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，即是，不可免的表示當「以老爲先」的厚意。自然，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，那怕是自不量力，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；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，似乎無暇顧及了。

領空上的處女戰爭。在我們起飛的時候，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，當我奪扳發動機之前，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，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，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，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；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，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。

我所用的機，是一架陸上偵察機，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。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，爲防衛萬一起見，也使帶了一顆輕炸彈。我想，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，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，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，除非敵人疏忽了，事實上決不會；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，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，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礮。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，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，不過比較機警一點，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。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，全都響應起來，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，可是我還不走，在目的未瞭然以前，偏要降低些，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，等不到他們開礮，我已經轉了方向，則來一個倒衝，再掠過一隻，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洋艦，然後我方高速的攢昇。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礮，卻意外的落空了，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。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，那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，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！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，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，從未有過的快感，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，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。

這樣以後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，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，非常得意。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，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，常作急轉彎，回避它，或作翻內圈的動作，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。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，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，同時機身微感不安。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，從窻內看出，天空泛起了數朶的雨雲，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被掩蝕了。

真理從礮火中探求。在我還未進完午餐，就接得緊急命令，我即半席離去，我趕忙穿好航行服，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，早有兩人進去。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，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，當我們赴戰之前，這樣，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。

這回，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，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，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，一架高速度轟炸機。我們夾雜起來，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，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，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，我們還是結隊而飛。待到將要降落之際，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，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，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 25KM 的地

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。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，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。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。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的，卻便連續接下去，這時全體在動員了，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機轟炸機，這回可響啦，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，其爆力真是振天動地。

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，該是，敵艦對這突來的擊襲確起惶恐，亂發高射礮，不知技術不高明，還是因過分慌張，總打不中我們，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板的，那就完了，可是並沒有，卻穿翼柱間過去，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，竟給我們脫了險境。

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鬪之中，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，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鬪力解決的敵方的司令艦——出雲號。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，便低低地滑飛下去，再向它投落一彈，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。可是結果，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，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，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，幾乎要跌落江裏；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，畢竟突破了重圍，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。

這民族解放底肥料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，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，預備側滾的一剎間，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；當下，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，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，因受重創過度，臨終的慘語！可惜我沒有留意到，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，大概是給兇暴的敵全部炸裂了。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，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，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，便向低飛行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馬力。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，感到痛楚和困難，但還勉強支持，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，血便沿着腕臂流。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，我這點卻不算什麼了。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，他很傷心的告訴我，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。我回頭看他的血像泉泉似的在噴流，再受機身的振動，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，且直向大地上滴。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！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，眼眶也深陷的進去，可是他的眼睛卻很鎮定的，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，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。

「朋友請忍耐；祇有三分鐘，你就可以進醫院了。」

我想不出更好的話，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，便這樣安慰他。

「不要緊，你們顧自己的事。」

說完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，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，不讓我們分心。他是我的眼睛潤溼了，正在艱苦的時候，如果半途失丟，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，這損失實在太大了。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，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。

「轟！」

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，幸我發生急智，連避了幾響，祇見黑烟環蒙着機的邊緣，加以天陰，風又大，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。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，我便勉強忘卻自己那破的手，咬緊牙齒，鼓起殘餘的潛力，找我們的歸宿地；閃爍我神彩的目光，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，向無限的，飄渺的空間，衝衝，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。

正是要受傷了以後，傍晚時分，我想調節筋力，向棗色的小屋後方，沿着機場綠草散步，足踩在柔軟的草上，精神很覺舒適。我那受創的手，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，且紮好了繃帶，固然不免感到痛，但我沒有報告上峰，借此機會休息。我更要振作起來，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，即使是一滴血。

也不該背着敵人流。我邊走，邊感興奮，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。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，映到遠方的山崗，這樣的美景，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，確是非常安慰的。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，將要轉彎，卻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，立刻我變了快步，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。

我還未踏進辦公室，知道又要出發了。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，卻躊躇了一會，說：「不便？那就不必出去。」

但我已會意到，我便掩飾這「不必」的理由，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，而且近他的面，張開不自然的手掌，活動給他看，證實我毫未失卻作戰的能力。

「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，沒有關係。」

我說，表示願去出力。得隊長命令後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，正在萬急中，於是，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鬪機奔去，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，我打開機門，一躍而上，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，在狂風中邁進，直達八千尺高度，然後向目的地插落，一剎那，這幅強頑的鬪爭場面，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：見二架敵機，在追逐我們這架機，正是迫不得已間。但我並不